

寫飛魚——中庸二詩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也。言其上下察也。トアリ，必有事焉。孟子ノ語，前二出ゾ。

聖人之心——關外曰、心字、疑志字說。一棒——宋代ノ俗語ナリ、已ニ切ニシテ功ヲ著クルノ意、棒ハ杖ニテ打ツナリ、摑ハ手ニテ打ツナリ、杖ニテ打ツバ、杖ニ隨ヒテ一條ノ痕アリ、手ニテ打ツバ、手ニ隨ヒテ一掌ノ血ヲ留ムルコトニテ其痛着チ云フナリ。回家只——逆ニアト戻リスルコト。不著想——故意ニ安排思案セザルコト。

何足爲——關外曰、全書足爲下有特字、朱、俞、張並同。

命根當——命根ハ生命ノ根原ナリ。立命功——天命ヲ守ル工夫ナリ。

說性善——孟子滕文公上篇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トアリ、又告子上篇ニ、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トアリ。

習惡則——關外曰、習惡問、諸本並有於字。

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明道先生語。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伎倆字。彙功也。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著實用工。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安帖字。彙定也。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

爲。足爲下。一本有特字。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爾萌時這一知處。便是爾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孟子盡心上。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夫子說性相近。論語陽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注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剛善。通書。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爲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異。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

金玉屑——金玉ノ粉末ナルモノナリ。

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臨濟錄。金玉雖貴。入眼為翳。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可知自是以下先生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

見在ハ現今存在スルノ義ナリ。

實相幻——佛教ノ實相ハ萬有ノ真相ニシテ、生死無常ノ相ヲ離脱シタル悟ノ境界ヲ云フ、幻相ハアラユルモノ皆空ニシテ、流轉生滅已ムナキノ境界ヲ云フ。

未了達——欄外曰、翕本、達作、迨、連、下讀。

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此條卷內上文朱本思問條及上文大人與物同體條可合考。

先生起行征思田。前考出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

實相幻相之說。也。諸法實相。法華所說也。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

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

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真員鑿方枘。枘。字彙音。方。木。所

以入鑿。宋玉九辨。圓柄而方鑿兮。吾固知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

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

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近思錄克己。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

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案。傲矜自是一物。當自反。爲子而

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

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孟子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書益稷。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象傲見堯典。

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

員鑿方——圓枘鑿方枘。枘。字彙音。方。木。所。說。ノ。相。合。セ。ザ。ル。ナ。リ。云。フ。如。道。路。一。關。外。曰。關。本。道。作。大。

結果了——象。ト。丹。朱。ノ。不。正。ナル。一。生。涯。ハ。此。ノ。傲。ノ。一。字。ヲ。以。テ。貫。ク。ト。ノ。意。

如示語——論ノ事ヲ知ル位ノ人ナラバ、天下ノ事理ニ通ズルコト、掌中ニモノヲ置クガ如シトノ意。少文理——文理ハ掌文指文ナリ、俗ニ云フ手ノスザナリ。

無方體——真知ハ一定ノ方體ヲ以テ律スベキニアラズ、其神變不可測ナル、決シテ捕捉摸倣スベカラズト。典要トハ常法定準ト云フガ如シ。非助我——顔回識明カニシテ、孔子ノ教ヲ聞キ、只々默識心通悦ブノミニテ、敢テ反問スルコトナキヲ以テ、師ヲシテ發明スル所アラシメズ、故ニ我ヲ助クルモノニアラズト云フ。

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

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案。此以下兩條。一本移在上條。先生曰。孔子無不知條之前。要書與是同。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

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論語八佾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且人

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

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

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

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

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爲道。至所適易下係辭文。○六虛。謂卦之六位。典常也。要求也。言不可以典常要求

之。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是聖人果

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

舒國裳——傳未詳ナ
ラズ。

過狀元——狀元トハ進
士試験ニ、第一等ニテ
及第スルノ稱ナリ。
桐梓、亦本、此未多
六條、王ハ亦多ニ六條、
而與三施俞、不同、張
本則、黃以方前後錄、
爲一、而多ニ二十八條、
內六條、與王同、二條
與三施俞同、意當、各
有、清本、然也。

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論語公冶長。回也聞一以知十。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不一手所握也。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兩手所圍也。把。桐梓二木名。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

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篇尾一本有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卽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一章四十字。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此編後儒多議之者。然先生說既明白。見中卷答羅整庵少宰書中。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事見答潘叔昌潘叔忽悟

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

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

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和文錄三。與

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

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雲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

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代異之

念。故卒不能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

其怒矣。隆慶壬申。明穆宗年號。壬申六年也。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

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敘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

僭引其說。

一編。執齋從全書本。附錄後。然是編先儒往來。其非晚年。愚案。文成答羅整庵書。既自謂不必盡出於晚年。大意季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則其說之晚不晚。今不必須究問也。但世之議朱子者。率多挾勝心。肆一摺擊。而文成不屑爲之。蓋其不敢抵牾者。本心也。而不得不一抵牾者。道固如是。姑以示人。庶幾委曲而調停之。無事於摺擊也。然其有異同。豈敢自欺乎。若或謂此決非定論。則文成悟矣。是遂將不得不抵牾也。然非其所不欲也。於南贛。袁慶麟跋。及大年譜。慶麟跋。德十三年。陽明四十七歲。韓ニアルノ時ナルベシ。註述誤。朱子中年。力ヲ盡セシコト。無意。思ハザル中トテ偶然ニ云フ意ナリ。謝廷傑。陽明崇拜家。語錄後。乃ナ傳習錄ノ後ナリ。

涑泗之傳——孔子ノ傳派ナリ、涑泗ハ二ノ川ノ名、孔子此所ニ居リシコトアリシヲ以テ、此稱アリ。

復湮晦——湮滅闇晦ナラントス。溺志詞——古文辭學ニ志シテ、作詩屬文等ニノミ溺レシコト。疲癩ハツカルル義ナリ。

依違往——歸スル所ナク、躊躇逡巡スル形容ナリ。動心忍——孟子告子下篇ニ此語アリ。更寒暑——年ヲ經過スルコトナリ、五經四子ノ四子ハ、孔子、子思、曾子、孟子ナリ。

朱子晚年定論序

通版本無序字。而篇首有陽明子序曰五字。今改之。

涑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

其緒。竊案。朱文公稱濂溪爲道統。見三先生祠堂記。太極通書後序亦曰。獲先生

其無與二書之功歟。且其論二程也。常以同德。而其所自爲說。則又多本於伊川。好學論之意。而少據於明道。定性書之旨。文成公教人。常專主於定性書。其稱道統亦每舉濂溪明道。而不及伊川。則其學之所尊尚。於是亦可以見一端也。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

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

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事見年譜。既乃稍知從事正

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疲癩。字彙疾字注。丑忍切。曠善嗜爲病。徐鉉曰。今俗

別作癩。非。周伯溫曰。別作瘵。非。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

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

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

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

開寶徑——實ハクグリ
戸、徑ハ小路ナリ。

榜別斑——斑點瑕瑾ヲ
鑿索剔抉スルコト。
相抵牾——朱子ノ學說
トフレアタル、衝突齟
齬スルコトナリ。
官留都——コレ正德九
年、南京鴻臚寺卿ニ陞
リシコトナラン。

集注或——四書集注、
大學或門ナリ。
諸語錄——朱子語錄ナ
リ。

先生居夷著五經臆說而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
今不傳。序見和文錄第一。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寶徑。蹈荆棘。墮坑塹。
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
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
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摻剔斑瑕。而愈益
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
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
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
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
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
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
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

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
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
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
得我心之同然。孟子告子上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且慨夫世之
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其晚歲既悟
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
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
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乙亥
十年也。先生于時四十四歲。○案年譜。
正德十三年戊寅七月。刻晚年定論。

答黃直卿書

朱子文集第四十六卷載之。
又出續集。是取續集所載。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
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

正德乙——此序ハ、定
論刊行ノ三年前ナリ。
餘姚王——浙江省紹興
府内ノ縣名、陽明ノ生
地ナリ。
黃直卿——名ハ幹、勉
齋ト號ス、稿ノ子、安
慶ニ知タリ、朱子ニ從
ヒ學ブ、朱子其女ヲ以
テ妻ス、又朱子、病革
ルヤ、書スル所ヲ授ケ
テ曰ク、吾ガ道、託シ
テ此ニアリト、卒シテ
文獻ト諡ス。

說出正——其文ノ正シキ意義ヲ明ニ説キ出スコト。

頓勇革——從來定メタリシ事ガ、非ナリシ故、今勇斷ヲ以テ改正ストノ意。

呂子約——名ハ祖儉、大愚ト號ス、祖謙ノ弟、仕ヘテ太常寺丞ニ至ル、慶元ノ間、姦惡ヲ論ジテ韶州ニ謫セラレテ卒ス、忠ト諡ス、文集アリ。

的察於——的察ハ確實ニ觀察スルコト。

此書劈頭數句。即象山讀書之法。散在集要者。可以參考。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謂向來所立之誤也。○朱子語類百二十四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本。今日說有定本。明日又說無定本。陸子靜似之。○文集答呂伯恭書曰。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而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道理。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定本之三字。本集作差一字。○不避譏笑。以誤人。此是大英雄。

答呂子約

本集四十載之。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的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本集無的察之的字。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彼中。指上文世俗功利權謀之徒。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

安頓去——安立ノ場ニ停ルコト。

程子明道先生也。語出近思錄。云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云云。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本集書問下有問字。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出文集四十卷。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文集乃今作今乃。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

如鳶飛——此ノ句ハニ程全書卷四ニアリ、乃チ中庸ノ語ニ基キテ、心ノ活潑潑地ヲ論セシ所ナリ。

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出文集 四十六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文集。天人。誤作大人。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中間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以目昏——眼病ニヨリ
テナリ。

答潘叔度 出文集 四十六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文集。靜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

恨盲廢——之レ又眼病
チ云フ。

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出文集第四十七。下文曰。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莊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餓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病孝子守身之意哉。

孟子言——孟子告子上
篇ニ、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トア
リ。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明道語。出近思錄及小學。下文云。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出文集 四十三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呂指東萊。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諭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

呂陸門——呂東萊ノ門
人ト陸象山ノ門人トナ
リ。

道性善——孟子滕文公上篇ニアリ。

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文集大支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中間氣象甚適。每勸學者文集。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是。文集為是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苦索也。文集苦索

答陸象山

出文集三十 六作陸子靜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文集比來二字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謹案。文公此言出於一且感激而非移身換骨者。其後象山卒。文公弔之。以為死了於告子。則其所以自信亦可見也。故羅整菴難之。先生答之。而求其編又譏之。文公嘗奠陸子壽。曰。方相共極論無猜。道合志同。夫文公豈真以為道合志同者乎。又豈其以外陸而難立言之者哉。只取其所同而不取其所異耳。是固賢者之心矣。而先生之於朱子。亦可以見其心也。若求是編則妄論已。豈足以為輕重哉。

可支吾——ササヘルコト、支持ニ同シ。

陸文回——陸象山ノ回答書ナルベシ。

心操存——孟子告子上篇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云云トアリ。

汨溺於——書籍ニノミ没頭シテ、其精神ヲ發揮セザルコトニテ、俗ニ書物ノ蟲ト云フガ如キナリ。

答符復仲

出文集 五十五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文集又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出文集 四十八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文集向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吳茂實

出文集 四十四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文集欲作願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出文集三十一

熹竊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

張敬夫一名八秩南軒號廣漢人朱子親友官湖北路安撫使至四十八宣下謚

下士晚聞道東坡詩云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

詞煩猥煩瑣ニシテ卑猥ナルコト

自檢勒一節抑スルコト

屋下架一用ナキモノヲ附ケ加フルコトニテ蛇ヲ畫キテ足ヲ添フルト同ジ

玩索經一玩味搜索スルコト

呂伯恭一名祖謙東萊ト號ス朱子南軒等ノ親友太常博士ニ除シ滁州ニ教授タリ召サシテ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ナル著書甚ク多シ蔡季通一名元定西山ト號ス建陽ノ人朱子ニ學ブ卒後諡ヲ文節ト賜ハル著律呂新書八陳圖說等アリ

以此意痛自檢勒懷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話使人以此訓話玩索經文訓話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出文集三十二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

者。今日細思。膈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出文集 六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專人謂使人本論語使於四方。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間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出文集 五十九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專人へ事使ト同シ、特別ニ命ジタル使者ナリ、下注誤レリ。

自表襮——表面ニアラハシテ飾立ツルコト。向内工——心ノ修養ヲ云フナリ。

賢者ハ呂子約ヲ指ス。心術形——精神ノ状態ト云フガ如シ。

無統紀——一統スル所ノ網紀ナキナリ。出頭處——一頭地ヲ出ス義ニシテ、人ヨリ非常ニ出拔ケルヲ云フ。林擇之——名ハ用中、古田ノ人、始メ林光朝ニ學ビ、後朱子ニ業ヲ受ク、蔡元定ト名ヲ齊シウス。自斂筋——チサメダズスコト。

答呂子約 出文集 四十八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出文集 四十三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筋。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

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今作分。然作無。本集誤矣。

又上。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萬正淳。曹立之。頂平甫。胡季隨。包顯道。包敏道。楊敬仲。陳君舉等。往來於朱陸者。不可枚舉。而兩先生共教之無忌。夫二先生各自執其所見。若不可相容。而其無偏心如此。非後世猜忌。檢薄徒。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朱子嘗謂陸子專於德性。而略於性。此指陸子之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還是朱子之舊病。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文集末字作來誤也。至於人

朴實頭——實朴誠實ニシテ道術ヲ雙肩ニ負フヲ以テ自己ノ任トスルモノヲ云フ。
氣習偏——氣質習癖ノカタヨルコト。

陸子壽——子壽兄弟トハ、長兄子美、次兄子壽、次子靜等ヲ指ス、子壽名ハ九齡、復齋ト號ス、金州ニ教授タリ、又弟象山ト學ヲ鵝湖ニ講ズ、歿シテ直秘閣ヲ賜リテ文達ト諡ス。

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出文集四十四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文便無之。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

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成覿謂齊景公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

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

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工。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

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發憤勇——爲ス所アラント欲スルモノハ、當ニ成覿ノ勇アルベク、顏淵ノ期待スルガ如ク自ラ奮ヒ、勇猛ニ聖賢ヲランコトヲ期シテ、前ニ向ハシムトノ意。

持敬集——持敬居敬
ニ同シ、氣質ノ性ヲ脱
シテ、人欲ヲ離レ、以
テ本然ノ性ニ腹シ、天
理ヲ全クスベキ修養法
ナリ。

答潘叔恭

出文集第五
十卷作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文
第五十卷下文曰。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
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之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又云。范公立子說云。此等
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爲。不可
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此意。然於緩急之間。文集緩急下。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
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出文集
四十三。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爲仁之本謂
孝弟論語有
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
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京

出文集第四十卷。京字陽明。全書及
通版傳習錄皆誤作景字。今改之。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延

李先生——李延平、朱
子ノ師タル人ナリ。
相傳指——楊龜山ハ其
學ヲ羅整庵ニ授ケ、整
庵ハ又李延平、朱章齋
ニ授ケ、章齋ハ朱子ノ
父、延平又之ヲ朱子ニ
授ケシナク、又一方
ニ楊龜山ヨリ胡文定ニ
傳リ、文定ヨリ胡籍溪
ニ傳リ、朱子又籍溪ニ
師事セリ。
孤負教——孤ハ負クナ
リ、意ト違フノ意、ソ
ムキタガフコト。

答問。答元晦庚辰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
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即處事應物。
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
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
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孤負文集
作辜負。每一念此。未嘗不
愧汗沾衣也。

又同上。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苟簡。無深探力
行之志。文集偷惰
作偷墮。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
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文集悟
作悞。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
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同上。

下學而論語靈問篇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云云トアリ
必有事孟子公孫丑
上篇ニ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云云トアリ

因諸公一諸公トハ、
程子ノ門下謝上蔡、楊
龜山、遊文獻、尹和靖
等ヲ指ス、程氏ハ明道
伊川ナリ

所桎梏一手カセ、足
カセ、罪人ヲ縛ルモノ
ナリ
無滲漏一ニジミモル
コトナキナリ

空礙ハ空塞礙滯ナリ

存久自一程子ノ語ナ
リ、存スルコト久シト
ハ、此心ヲ存スルコト
久シクシテ、自然ニ理
ニ明ナルニ至ルナリ

楊子直一名ハ方、淡
軒ト號ス、長江ノ人、
常ニ朱子ヲ慕フ、累官
シテ秘書郎、吉州ニ知
タレドモ、偽學ノ禁ニ
ヨリテ罷メラル
孟子論一孟子告子上
篇ニアリ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其良心發見之
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
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文集察良間有於字恐是也即渺渺茫
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
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
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
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文集氏因之是
隔幾重公案。案朱文公作近思錄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亦曷
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
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
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
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出文集
四十二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
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
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
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出文集
四十五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
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
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
極力讀書。間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
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出續集
第五卷

遺條礙——條理二違フ
攢近裏——力ヲ内面ニ
聚注シテ、安身立命ヲ
得ルコト。

陳才卿——名ハ文蔚、
止饒ノ人、朱子ノ門人
ナリ、人トナリ高風雅
操、其著書立言ハ、凡
テ師ノ旨ヲ得タリ。
精ニ如——精力ヲ籠メ
テ道ニ進ムコト。

劉子澄——名ハ清之、
靜春ト號ス、呂東萊、
朱子、汪玉山、張廣漢
等ト義理ノ學ヲ講論シ
天下ノ唱タリ。
居官無——子澄、光宗
即位ノ後、胡晉臣ノ薦
ニヨリテ官ニ仕フ、故
ニ此語アル所以ナリ。

修業地——地頭ハ立脚
地ト云フガ如シ。

可縷數——縷數ハ具ニ
數ヒアゲルコト。
悔吝變——悔ハ凶ガ吉
ニ變ジ、吝ハ吉ガ凶ニ
移ルコト、易ニアリ。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專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專攢作更攢。陽明全書作更攢。案專更未知孰是。攢攢攢義相同。聚也。然攢有攢義。全書恐是也。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出文集五
十九卷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論語衛靈公篇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自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出文集
三十五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為助不小。

答呂子約

出文集四十八。下文曰。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

操舍之——此心ハ操リ
テ餘ムルト、打チ棄テ
テ顯ミザルトニヨリテ
存亡ス、其操舍ノ間チ
云フ、

把住放——把住ハトリ
チサムルコト、放行ハ
ハナシヤルコト、
大頭腦——心術工夫ノ
大眼目チ云フ、
元初本——本來、先天
的ナドト云フニ同シ、
汨汨地——汨ハ没ムナ
リ

看他不——世人ハ君子
ノ道即チ義理ヲ見ズシ
テ他ヲ見ルナリト。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
操舍之間。有_レ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
是漫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今案文集四十八前條之次載之。而人汨汨已下。大異於此。朱子答書以下則同於此。更可考之。某蓋嘗深體之。
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
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
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_レ用力處。程子謂。這
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
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程子語見遺書。○易繫辭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
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_レ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
言於勿忘勿助。長_レ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
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

無歸宿——歸著スル所
ナキナリ。

吳德夫——名ハ觀、禮
隱ノ人、仕ヘテ秘閣修
撰チ以テ、江寧府チ知
ス、後又四川安撫制置
使、成都府知タリ、卒
シテ文定ト諡ス。

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
南軒先生謂。驗_レ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_レ主腦。於操舍間。
有_レ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_レ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
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
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孟子盡心下。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注。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
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
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
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出文集四十五卷。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
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

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文集便察。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孟子盡心上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細之謂不知務。注云。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問講求之意。如何如何。

答或人

案是文集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之略文也。答或人書無此文。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孤負文集。作辜負。

答劉子澄

出文集三十五。

中和二——中庸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云云。中和ナリ。言慎獨——君子ハ獨チ慎ムノ慎獨ナリ。

惡規益——忠告シテ益ヲ與フルコト。

加錫誨——深ク教ヘ導クコト。
朱子之後——此一條ハ陽明ノ文ニシテ、吳草廬ノ一文ヲ附スル爲メノ小引ナリ。
眞西山——浦城ノ人、累官シテ參知政事ニ至ル、其學ハ朱子ヲ宗トシ、大ニ之ヲ擴張ス、著大學衍義、唐考終等、其他多シ。
吳草廬——江西崇仁ノ人、元ニ仕ヘテ國子監丞、翰林直學士ニ拜セラレ、天曆三年卒ス、年八十五。
臨川——臨川トハ吳草廬歿後、臨川公ニ追封セラレシヲ以テナリ。
董韓二——董仲舒ト韓退之ノ二子ナリ。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文集。註作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文集。語今間有因循。惰安得不至於此十字。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錫誨。乃吾子愛人之意也。禮檀弓。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朱子之後。如眞西山。許魯齋。吳草廬。眞西山。宋人名德秀。字景元。所著心經。可以見其學。許魯齋。名衡。字平仲。吳草廬。名澄。字幼清。共宋人。後皆事元至顯官。故論者或以爲失節。或以爲行權。事并詳于元史。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

周程張——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程邵康節ナリ、傳前二出

司馬文——名ハ光、字ハ君實、涑水ト號ス、陝州原縣ノ人、大史家ナリ、宋ノ仁宗、神宗ニ歷事シ、元祐元年卒ス、太師溫國公ヲ贈リ、文正ト諡ス、嘗テ詔ヲ奉シ、資治通鑑ヲ編ス、諸葛忠——名ハ亮、字ハ孔明、蜀ノ名將、歿後忠武侯ト諡ス、習不著——孟子盡心上篇ノ語ナリ、北溪之——陳北溪ナリ、龍溪ノ人、業ヲ朱子ニ受ケ、之ヲ四方ニ傳フ、著性理字義アリ、雙峯之——饒雙峯ナリ、饒州ノ人、黃勉齋ニ從テ、性行端謹、累薦起タズ、歿後、門人私諡シテ文元先生ト曰フ、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府學纂述等ノ著アリ。

近之。依稀、稀與係通、彷彿也、趙嘏詩、風景依稀似去年。而原本竟味味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程子四傳、程明道傳之於羅豫章、豫章傳之於李延平、延平傳之於朱新安。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嘉定、元太祖年號、朱子沒後九年改元。而未能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思則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令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北溪、名淳、字安卿、朱子門人、雙峯、名

得ハ字ナリ。

欲其至——德性ヲ修メテ、其極聖域ニ至ルコト。

在留都——留都ハ南京、正德九年陽明南京濬縣寺卿ニ陞リ、翌十年、南京ニ在官ス、コレ此時ノ事ナルベシ、揭陽薛——揭陽ハ地名、尚謙ノ傳、前ニ出ヅ、壽諸梓——刊刻シテ永ク世ニ傳フルコト、萬當志——年齒ノ長セラルチ以テ、一言、跋ヲ誌セトノ意。

魯字仲元。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訂頑、橫渠西銘、始名訂頑。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

是蹈舛——違背ヲ蹈襲スルヲ云フ。無似從——不肖ニシテ朱子學ニ從事ストノ意ナリ。

假館而——陽明ノ門ニ入リテ、學ヲ受クルコト。

章是尊崇乎此者。是字恐衍。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其自得之也。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戊寅案年譜正德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

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眞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正德戊寅——戊寅ハ十三年ナリ、時ニ陽明四十七歳。袁慶麟——事蹟未ダ詳ナラザレドモ、跋文ヨリ推察スルニ、初メ朱子學ヲ奉ジ、晩年ニ至リテ陽明ノ門ニ來リシモノナラン。

傳習錄卷之下終

此附錄ハ大學古本序、大學問、示徐曰仁應、試論俗四條、客坐私祝、王文成公年譜節略ノ六篇ヨリ成リ、此ノ中、略年譜ヲ除キテ他ノ五篇ハ、皆陽明自身ノ作ニ係ルモノニシテ、執齋特ニ學者ヲシテ王學ノ孔孟ノ正宗タルコトヲ知ラシメ、格物致知ノ功、知行合一ノ實ハ毫末疑ナカラシムル爲メニ附ス。大學古本序ハ陽明四十七歳、正徳十三年ノ作ニシテ、年譜ニ七月刻ニ古本序ニトアルハ乃チ是レナリ、モト之レ文録ニアリシヲ、執齋探リテ以テ此所ニ置ク。

舊本折——朱子ハ古本大學ニ疑ヲ挾ミテ、改

傳習附錄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折而聖人之意亾矣。是故不務於誠

竊補修シテ、經傳章句ヲ設ケシテ云フ、以下皆其非ヲ論シテ舊本ニ復シ、以テ聖人ノ眞意ヲ體スベキヲ述ブ。

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

綱外曰、大學問一篇、執齋附載於此錄、案、鄒謙之、嘗以此附於大學古本、猶晦庵章句之有或問、今附於此、無謂也、執齋又從嘉獻本、附載、示徐曰、仁應試一篇、論俗四條、客坐私一篇、案、三篇固佳、然餘姚雜著、皆無不佳、不必別選錄、執齋所鈔年譜、亦誠略矣、學者就全文一讀之、可也、大學問、此篇、陽明五十六歲、嘉靖六年、作ナリ。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閒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

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亾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

天命之——中庸ニ、天命之謂性云云トアリ。

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

極則也——至極最上ノ法則ヲ云フ。

民彝物則——人民ノ道德彝倫、事物ノ法則ノ至極ト云フ意ニシテ、天地萬物一切ノ規範ト云フガ如シ。

後之人——コレ朱子學派窮理ノ弊ヲ指摘ス。

昔之人——仙家ノ虛無恬淡、佛家ノ寂滅爲樂ノ弊ヲ指ス。

親其民——戰國時代ノ刑法家新者ノ弊害ヲ云フ。

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亾。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

爽其則——其法則ニ違フコト。
乖其劑——劑ハ券書。ワリフナリ、其調和チ缺クコト。
失其準——其公平ヲ失フコト。

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亾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

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

先儒以——先儒ハ朱子チ指ス、以明德為本云云ハ、大學朱註ノ語ナリ、知止為始云云ノ語モ、前斷同様ナリ。

古之欲——古之欲明其國、欲治其國者、先治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トアリ。

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

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

後儒所——朱註曰、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一不盡也云云。

小人之——大學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云云。

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識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

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識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

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

嘉靖丁亥嘉靖六年陽明五十六歲歿スル前一年ナリ
大學或問——朱子ノ著書ナリ

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賈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尙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略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己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

續編之——續編トハ傳習錄ノ續録ニアラズ、文録ノ補遺タル續編ナリ

示徐曰——丁卯ハ正徳二年ニシテ、陽明三十六歳、年譜ニ曰ク、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贊北面、奮然有志于學、云トアルハ、此間ノ消息ヲ洩セシナリ、業學子——試験ニ應ズル修業ナリ、得失横——試験ノ結果ノ利害得失ヲ專ラ思フベカラズト

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

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
 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
 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
 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
 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
 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
 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
 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
 味劇酣諛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
 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
 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

科場一——科場ハ試験
 場ナリ。

科場一——科場ハ試験
 場ナリ。

私衍泛——私衍ハ水深
 クアフルルコト。

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
 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
 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
 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
 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
 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
 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
 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
 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

諭俗四——丁丑ハ正徳
 十二年、陽明四十六歳
 續ニ任官シテ、十家牌
 ノ法ヲ行フ時ノ作ニシ
 テ、年譜ニ告諭父老子
 弟、務興禮讓之風、以
 成敦厚之俗トアルハ
 則チ是レナリ。

相構訟。

爭銖兩——銖兩ハハカリノ目、銖ハ兩ノ二十四分ノ一、兩ハ一斤ノ十六分ノ一。

蒙其庇——其ノオカゲヲ蒙ルコト。

客坐私——丁亥ハ嘉靖五年、陽明五十六歳、都察院左都御史ヲ兼ネ思田ヲ征スルヲ命セラレ、此時家子子弟ノ爲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亾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

メニ作リシモノニシテ年譜ニ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トアルハ則チ是ナリ。

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贖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此ノ年譜ハ、モト門人錢德洪ノ纂集セシ陽明先生年譜ヲ、執齊別ニ節略シテ附刻セシモノナリ。大體ニ於テ兩者相異ナラズト雖モ、前者頗ル詳細ナリ、然レドモ節略年譜ニ於テモ執齊亦文錄、別錄、外集等其テ参考シテ、多少改竄附加セシ所アルナリ。

善鑑人——人物ヲ鑑定スルコト巧ナリ。

死苗難——洪武四年起ツテ廣東參議トナリ、潮民ヲ征シテ其害ニ遇フ。

舉遺逸——才能優レテ仕ヘザルモノヲ推舉スルコト。

陶靖節——晉ノ詩人、陶淵明ナリ、林和靖ハ宋ノ詩人、性好古、恬淡ヲ喜ブ。

王文成公年譜節略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太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爲先生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穩。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大學。卒。祖諱天敘。號竹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隄。胸次洒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

成化辛丑——辛丑ハ明憲宗ノ成化十七年ナリ。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為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于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未言。先是名雲。及改今名。即能言。

○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有過金山寺。及蔽月

過金山——詩ニ曰ク、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蔽月山——詩ニ曰ク、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圓。

賦詩——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鬣毛蟬、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尙不磨、秦中石——時ニ石英王畿内ニ雄起シ、石相尙、劉千斤秦中ニ亂ス。

山房詩。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母大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日

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時畿內盜起。又聞秦中石劉作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七月親迎夫人諸

氏於洪都。合巹之日。偶閒行。入鐵柱宮。遇道士。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

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摸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人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舉浙江鄉試。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同舍有以不第為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識者服之。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祕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有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是年先生談養生。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時有星變。朝廷下詔求言。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出外集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出文錄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疏請告。○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能先知。後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屏去之。已

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出續集○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竊柄——劉瑾帝ノ寵ヲ恃ミテ、悉ク天トノ政權ヲ私セシナ云フ。

倚香案——香ヲ載セル机ニ倚リテ臥スコト。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夏赴謫至錢塘。○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託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已而取閒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

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已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竟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出文錄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缺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墀。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取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談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

蛇虺魍魎——蛇虺ハベビトカニ、魍魎ハ怪物、蠱毒ハ毒ノ毒、瘴癘ハ惡シキ氣ニ中リタル疫病、缺舌ハ言語異ナリテ通セザル、所謂他國人ノ語ナリ、中土亡命ハ中國ノ亡命者ナリ。

為石墀——石ノ圍、クルナリ。

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之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陞廬陵縣知縣。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民胥悔勝氣。嚚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

黃宗賢——此ノ時黃宗賢縮、後軍都督府都事タリ、先生ニ見エテ未ダ甘心セズ、後嘉靖元年ニ至リ、始メテ弟子ノ禮ヲトル。

與徐愛——愛之ヲ聞キテ踴躍痛快、狂スルガ如ク、醒ムルガ如キモ、數日ナリト云フ。

立。○冬十有一月入覲。時黃宗賢縮。因儲柴墟囁見。○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論晦菴象山之學。其書見文錄。○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十有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論學。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縮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

龜裂ニ同
シ、山間ノ水田ガ皆ヒ
ビ割レルコト。

其辭曰、滁之水入江
流、江潮日復來、滁州
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
休、空相思亦何益、欲
慰相思情、不如崇
令德、掘地見泉水、隨
處無弗得、何必驅馳
爲千里遠相即、君不
見堯舜舜堯、又不見
孔與顏、對面不相識、
逆旅主人多慙慙、出門
轉盼成路人。

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圻。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先生茲遊。雖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閒也。○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人遊。遊瑯琊。灑泉。閒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朝夕漬礪不懈。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

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正月疏自陳。不允。○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衰之孫。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立之。時年八齡。○八月擬諫。迎佛疏。欲上後中止。○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

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揭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月十六日。開府。初至。置二匣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牌法。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選民兵。○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

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即議進兵。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四月班師。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于行臺得雨。以為不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為記。○五月立兵符。其數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分有小甲。有總甲。有哨長。協哨。有營官。參謀。有偏將。有副將。其牌有伍符。有隊符。有哨符。有營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先生以賊據險久為民患。今幸破滅。須為拊背扼

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六月疏請疏通鹽法。○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撫諭賊巢。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為文以諭之。其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會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即率眾來投矣。願效死以報。○疏謝陞賞。○疏處南贛商稅。○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十二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解中事——ヤクシヨ、
乃子官衙ノ事ト同ジ。

立社學——學校ヲ設立
スルコト。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正月征三泖。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竝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腸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解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為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襲平大帽洲頭諸寇。殺賊首池仲容等。破巢三十有八。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

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刻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自

古本大——先生龍場驛
 二在リシ時、朱子ノ大
 學章句ハ、聖人ノ本旨
 ニ非ザルヲ疑ヒ、手ヅ
 カラ古本ヲ錄シテ伏讀
 精思シ、始メテ聖人ノ
 學ハ簡易明白ナルコト
 ナ信ズ、其書ハ只ダ一
 篇ニシテ原經傳ノ分ナ
 シ。

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雲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為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十月舉鄉約。先生自大征後。以為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謝陸庵——陸進セシテ
 謝スコト、乃チ三利九
 連ノ功ヲ以テ、子ヲ錄
 衣衛ニ庶ス、世世千戸
 ナ襲ヒシヲ謝スルナ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正月疏謝陸庵。隨

乞致仕。竝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十九日疏上變。○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先生遂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火之。毋爲賊辱。守益慮濠遣逮其父。密遣急避他所。○壬午再告變。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便道省葬。不允。○疏上僞檄。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榜諭吉安。

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以進。○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八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

率六師——六軍二同
天子ノ軍勢ナリ。

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是月疏免江西稅。○再乞便道省葬。不允。○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奉勅兼巡撫江西。○十一月返江西。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二月如九江。是月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六月如

讒阻不——忠泰等、陽明將ニ反セント欲スト

加意黎——意ヲ國ノ民ニ盡スコト。

啾啾吟——曰ク、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其、一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

權豎禍——權豎トハ權勢ヲ恣ニスル内廷ノ小臣ナリ。

贛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書傳習錄第二卷載之。○是月至贛。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七月重上江西捷音。○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為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閒道歸。及是張許等索費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

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為位慟哭之移文恤其家○初廬陵劉養正與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使暗相邀結不合而返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大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九月還南昌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

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辯只得開墻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

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閒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做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披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

陸象山——象山ハ朱子ト同時ニ學ヲ講ズ、天陸學遂ニ派ブ、陽明象山文集ヲ刻シテ序文ヲ爲リ、以テ之ヲ表彰ス。

功績——功績ノ誤ナルベシ。

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爾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準兵部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

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幸。又以為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正月疏辭封爵。○二月龍山公卒。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七。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為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

含襚諸一含死人ノ口ニ含マシムル玉、襪ハ死人ニ遺ル衣ナリ。

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閒。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

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十有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

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太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遠方之士日至。宮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

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元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歸姚省墓。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四月南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錄見文 ○答歐陽德書。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為初政。倥忽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忽中。豈必聚徒而後為。

嘉靖癸未。嘉靖二年。癸未。嘉靖二年。

答蘇豹——是年夏，豹
御史以福建巡按
見。錢塘子流リテ來リ

講學耶。○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八月答聶豹書。○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繼室張氏出。○十二月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為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為之說。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撥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止此。

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撓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疏辭不允。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子就擒。已論功，行賞矣。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為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璠、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隨宜撫勦，并覈當事諸臣功過。先生疏辭，詔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入廣，嘗為客坐私囑。○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為學宗旨。○十月至南昌，先生發舟，廣信沿

途諸生請見俱謝以兵事未暇徐樾自貴溪追至餘于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一作打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云云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乃就謁東入西出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諸生三百餘人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德洪畿○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降者一萬七千人敕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興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民未受塵學何絲建而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也乃命所屬諸生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提學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建有學宮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陳逅主教

靈山諸縣。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八寨斷藤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華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獠。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疏請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九月疏謝獎勵賞賚。賞思田功也。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十月疏請告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未報。○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因識二詩。

題其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機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是月與豹書。○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祠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又題其居。○十一月丁卯作乙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按行狀曰。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嶺。家童問何所嚙。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初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至是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親敦匠事。迎入南埜驛。沐浴衾斂。

如禮。乃復登舟。士民哭聲振地。比至贛。至南昌。沿途擁哭者如之。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初六日至弋陽。德洪王畿與正憲俱會。○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新擇也。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十年辛卯五月。門人黃弘綱黃緒金陵二會。先生之胤子王正億。為之婚。請。十一壬辰九月。正億金陵往。四十三甲子。少師徐階。特先生之像記。撰。文八年譜下卷。先生之墓誌銘。甘泉撰。年譜下卷。先生之行狀節略。久菴撰。年譜下卷。出。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神宗萬曆十二年甲申。詔以先生從祀于孔子廟。

傳習附錄終

新刻傳習錄成告王先生文

維日本正德二年歲次壬辰。九月盡日。希賢敢昭告于大明。新建侯文成王公曰。道無古今。心無彼我。恭惟先生得心傳於同然。指聖功於良知。德業輝於當世。餘訓流於萬邦。嗚呼盛哉。我京尹篠山源君。景仰其德。篤信其學。政務餘暇。使希賢講傳習錄。且考定刻行之。希賢固辭不得。叨奉嚴命。發軔於去歲八月。畢功於今日。謹考支干月日。悉皆正當。先生誕辰。而曆號亦與先生存日同。實和漢萬世未曾有之一遇矣。其偶然與。將有數存焉與。則斯道之興。似有所俟也。謹以清酌茶菓。奠傳習錄新刻本。虔告功畢。於我文成公。伏冀

先生之道。大明乎天下。至治之澤。徧蒙乎生民。

日東 平安書生三輪希賢謹告

傳習錄終

(漢文大系第十六卷總紙數八百九十四頁)

大正二年八月九日發行

印刷

(漢文大系第十六卷附)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星野恆
校訂者 安井小太郎

發行者 合資會社 富山房
發行者 合資會社 富山房

代表者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登

印刷所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山版印刷株式會社分工場

發兌元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設立) 東京市本所區番場町四番地 合資會社 富山房

電話本局 一〇三六、四一三〇番

316
138

終

